

財政

一百

七月

之咎也。一曰一切購備諸事之太多。按光緒二十九年距辛丑迴鑾之時甚近。當兵燹之後。衙署之重興者。物料之補購者。在所必需。固不得以爲甚病。然其不能核實之弊。則已甚矣。宮殿所用簾扇幔帳之價。乃至三萬兩。絨毯之價。乃至五萬兩。活計銀乃至三萬五千兩。所謂恭備要差陳設等銀。乃至九萬四千餘兩。合計亦不下二十餘萬。必謂事事得實。固非記者之所敢知也。或謂此等價銀。實用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其入於內監之手者。乃至十之六七。有不如此者。則彼且恣意挑剔。而原辦衙門行且蹈重愆焉。此則社鼠城狐去之匪易。其弊又由於政體所成者矣。總計是年入款。通共一千四百四五十萬。出款。通共一千五百五六十萬。出入不相抵者。百萬有餘。而其用之於皇室費者。約二百四五十萬。居全數八分之一焉。使節而用之。畧加簡核。但取其半。諒必可足用。而部庫之會計。固已裕矣。日言節僉而察其實。則浮耗乃若是。嗚呼。噫嘻。

論粵督籌議禁賭
錄乙巳五月初六初七日時報

粵督岑春帥。恫賭禍之毒害。粵民乃議切實整頓關稅鹽課。以其溢款及銅元局贏利。撥抵賭餉。以禁粵省一切賭博。見方在籌畫中。嗚呼。續廣東數百萬人。垂絕之生命。而蘇其生機。起廣東數十年枯瘠。之沉疴。而復其元氣。全國家之政體。免外人之謫笑。其在粵督斯舉乎。

其在粵督斯舉乎。

賭之毒我粵民也久矣。請先言其歷史。粵民好賭天性然矣。然賭禁方厲。有所畏憚而不敢披猖。張香帥前督兩粵。涎其歲可得款百數十萬。於是始有闡姓承餉之議。謂粵省多盜賚。此款爲勇餉。諱其名曰緝捕經費。且謂粵省禁之。則賭移澳門。利權且將外溢。更遁其詞曰截緝。賭餉既成正課。賭館遂如行肆。此爲廣東賭世界開幕之第一時期。闡姓承餉。各賭繼起。幸前後督撫上顧國體。下念民生。拒而勿許。譚文帥駁覆部奏。侃侃持正。爭之尤力。逮李文忠來粵。見有金而不見有人。乃明目張膽。毅然請以番攤承餉。自省府州縣之都會。以至窮鄉僻壤。無不賭館林立。官督民賭。有不欲賭者。則集金錢納空餉。乃得見許。名之曰捐免賭博。驅民納阱。教猱升木。豎窮三古。橫盡五洲。固嘗聞有此政體耶。此爲廣東賭世界進化之第二時期。番攤承餉。尙恐未足。則以白鴿票承餉。猶未足。則更以山票承餉。更以鋪票承餉。猶未足。則更奏辦彩票。他省顧粵民之飲鳩而樂之。則亦紛紛效尤。若順直。若湖北。若福建。若浙江。若南洋。無不有彩票之設。粵省賭禍。遂推廣而蔓延國中。此爲粵東賭世界拓地之第三時期。嗚呼。賭者戕我粵民之惟一利器也。一刃不殊。再刃三刃。嗟我粵人。其不斃於叢刃之下也。幾何矣。請繼此畧。陳其毒害。

財政

二百一

七月

賭也者製造盜賊之絕大工場也。賭禁既弛以來。政府認許之矣。官吏護獎之矣。則赴賭者自爲民生之正業。父不能禁其子。兄不能禁其弟也。且上自省會下至村落各賭棋布大細不捐。民之趨之如蠅逐臭。倖勝者人之同情也。而勞動之小民尤甚。舉凡事畜之資。衣食之費。朝夕所恃以爲生者。無不幾幸大獲。舉以爲孤注之擲。一博再博。富者立貧。貧者立赤饑。來驅我。遂不得不出於劫奪之途。夕刦所得。朝罄於賭。更番迭進。無有已時。盜賊之加增與賭案之加增爲正比例。霧涌雲興。廣東遂爲盜藪。上之稅賭曰資。以捕盜也。而其設賭則教之爲盜也。旣教之而又捕之。欲捕之且先教之。吾不知其何詞以自解於民哀哀粵民何辜而離此酷慘也。

然此猶毒害之有形者也。請進言其無形之毒害。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人情惡勞而好逸。果何所樂而爲此勤勤哉。生計學之公例。勞苦必與酬報相當。民旣有酬報之希望。在前故不憚而從事於勞苦也。今夫賭者懸莫大之資。以爲標。而又可不勞而獲。雖標愈大者去獲愈遠。失者萬而得者一。然幸勝之情。旣深中於人心。人人自詭爲必得。卒至破產敗家。相隨屬。猶冀幸於萬一。以爲娛。夫舉有用之母財。投之不生產之地。一國之資本。旣坐以日耗矣。況人人挾幸勝之心。以希此不勞之獲。舍業而嬉蕩成習。尙誰復肯胼手胝足。執一業以。

自苦以逐什一之微利哉。勞力之用日衰，即生產之力日狹。故農工愈窳而商業愈荒。去歲廣東經濟界之大恐慌，其原因雖甚複雜，而賭之涸竭其源實爲遠因之最大者。繼此以往，吾恐工商諸業之荒饒，粵省膏血之療敝，且日甚而未有已時也。況乎敗壞民德，污點羣俗，其害之中於人心者更有十百於此者邪。

然而粵吏忍蹙吾粵數百萬人之生命，而覲然出此害民辱國之下策者，豈不以利此數百萬金之賭餉乎哉？夫粵省物產豐物，素稱財賦之區，使理財有術，則剔釐蠹弊，振興廢墜，官中之利固多。且取利於民，而能以權利相酬，則民間之利可取者亦自不少。顧乃爲此飲鳩止渴之謀，烏知鳩已殺人，而渴尚不止邪？且今日粵吏固亦太息於粵東之財盡民窮矣，然民窮財盡之故，正由稅賭之斲其元氣，而涸其財源財源涸矣。雖令管桑持籌甯復有可容搜括之餘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縱不爲粵民計，而賭餉之失策，不待知者而後知。岑督之籌議禁賭，固不獨能知大體，抑可謂善自爲謀者也。

然而禁賭之籌議果決，吾仍不能不躊躇而顧慮也。管子曰：舉美者必計其終，去惡者必慮其窮。粵督除吾粵之賭禍，生死人而肉白骨，吾人固禱祀以求然，政府之信用墮地，繼此之國用方殷，脫有奸人乘閒覬覦，別易一名以進，則今日禁以惠民者安知他日不復開以牟

利如是則粵人雖一時蘇息而反增數百萬之歲供以重吾人之負擔也。岑督誠爲德吾粵人是宜請之朝廷援永不加賦之例明布。諭旨永遠禁革庶幾奸商無所幾幸而粵民得以少蘇。

嗚呼。粵中政治之黑闇數十年於茲矣。岑督蒞粵。粵人歌舞懽迎。固謂其能加惠粵民。拯我疾苦而與之休息也。今者治粵三年矣。舉凡興學詰戎。吏治捕務諸端。未聞有一成效。一切舉動猶吾大夫嚮者頌禱之聲。幾一易爲謗讟。民望亦稍稍墜地矣。今幸籌議及此。是宜有以塞粵人之望。而一慰其嗷嗷待命之心。粵民生死懸於此舉。其激西江之水以活我乎。抑將索我於枯魚之肆乎。岑督其努力以爲之矣。

財政處戶部會奏遵旨籌議八省土膏統捐請派大員管理摺

上年十一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鐵良奏湖北湖南於宜昌設立總局抽收土膏稅捐繼又並江西安徽兩省合辦較各省分辨之時溢收甚鉅兩廣蘇閩亦係雲貴川土行銷之地若合八省爲一收數必更可觀等語著財政處戶部卽行切實舉辦其統捐收數除按各省定額撥給外溢收之數另儲候解專作練兵經費的款不得挪移並著財政處戶部會商各該省督撫從速詳定章程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當經通行